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臣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

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

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皆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疆國

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
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
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
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
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
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
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
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
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
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
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
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
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
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
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
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
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穡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

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

讓者此猶逾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至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後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

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者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
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
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
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
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
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
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
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
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
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

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
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
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
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
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况
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
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
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
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
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

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

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

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

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

至黨族間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

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

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

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逾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

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主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

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
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
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
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
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虎洎群公
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
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
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
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

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
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
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
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
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
罔克自乂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
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靡辟

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
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廼乂今台一人膺天之
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歎嗚呼叢
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在國唯四海之不造
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
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魯度公惟大
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
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

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
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
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
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
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
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
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
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
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
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

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
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
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
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恃其序萬物
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
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
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
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
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

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
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卽厥
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
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
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在國虎洎庶僚百
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
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
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
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
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

新之德明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

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垂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

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
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
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
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
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
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
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

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
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
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
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
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黨州鄉帥
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
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
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
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
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暮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已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劔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

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終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

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宣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

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

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

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

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地官府領司徒等

春官府領宗伯夏官府領司馬秋官府領司空冬官

府領司空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

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

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

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

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

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畧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

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

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

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

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

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

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

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
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

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

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
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
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

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
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
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

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

曹參軍正五命郡丞

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等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

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

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

州列曹參軍

右止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

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

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周書卷二十四終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

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
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
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
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
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
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
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
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
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
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

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
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
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
旣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
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
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
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
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
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
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通州城晝

夜攻戰屢被摧斲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六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夜持節撫軍大將

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特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邳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 三十一
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允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

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畧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

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

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殿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絲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管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羗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

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羗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遷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

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畧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

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劔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劔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人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

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
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
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
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
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
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
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
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
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
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

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勲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
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
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
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
畧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
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
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已時河東初
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
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

脩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
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
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
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
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
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
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
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
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
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仍從太祖戰於邳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
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
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
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
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
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
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
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
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
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

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垂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子之卽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

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

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旣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

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

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旣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

此何事云云遠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讓叔讓亦死餘僉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在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諸弟僉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

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
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勲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
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
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
震主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
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
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
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遷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
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

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
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
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
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
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與宣政元
年遣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謙三州
刺史燉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
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
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卽位進授大將
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附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旣闕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周書卷二十五終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男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為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

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

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重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郿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審審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載徵收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

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粲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羈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

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旣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

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情容其奉公勤至
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啟世宗請
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
鄒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
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
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
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
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
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

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
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
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
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欵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
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
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
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
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
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
宜爲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

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
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
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
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鐘以爲正調
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徃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
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
懸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
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
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
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遭疾

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後
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
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涇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
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
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
救其惡旣而出闕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荅者
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却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
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

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
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
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
所須宜卽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卽如
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
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
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
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

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勲累
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
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
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
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拊之其聲極振衆乃
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
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
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
禮受業於徵仍命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
上大將軍太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

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
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
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
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
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
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
其况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
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
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
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

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遂出之元卒被
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
太傅詔脩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諲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六終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赫連達字朔周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
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嶽征討有功
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嶽爲侯莫陳悅所害
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
夏州昔爲左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

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
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
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
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
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
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
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
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
於是迭相號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
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

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讐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敘勲義以達首途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勲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

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頌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貧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

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
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
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
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
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嶽西
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
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
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武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
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縣

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
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畧所行之處山川形勢
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
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
爲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
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以珠金
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
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
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
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

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
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
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
後功進爵襄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
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
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
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迴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
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
子明嗣大象末位至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迴同

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
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
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
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
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
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
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
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
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

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逾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劔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葦鄉縣伯

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

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待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

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獲鎮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

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爲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

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

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勲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勲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嶽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

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金先
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
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
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
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賜姓曾毛氏出爲鄜州刺史歲時望旣重朝廷
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
民和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增邑五千戶
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

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
從尉遲迴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在國復爲
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金平之六年從齊王憲
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傳出
爲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
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
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
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
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

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爲
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
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及嶽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
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
魏孝武復潼關收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
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
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
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

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蠻賊
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
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
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
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畧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
勇有謀畧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
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
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
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

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
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
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
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
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
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
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
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
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信州
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爲

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
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
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
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
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
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
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總南會
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
主以通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
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

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嶽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晉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大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

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諡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頗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嶽又引爲心膂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

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勲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却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郃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

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知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于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會祖豆頰祖騏驎父永仕魏位金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

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

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讐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

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旣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畧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啟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

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
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
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
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
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
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
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
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眾度河涉洛至於沙苑
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克斥何賀
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

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
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
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
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
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竝有戰功
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
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
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
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

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諡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竝攀

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周書卷二十七終

萬曆二十二年刊

周書卷三十一 列傳
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
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
率鄉里二千家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復歸洛
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
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拜別將遷直閣將軍都
督宿衛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
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
之部值荆蠻騷動三鵠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
翕然降附遂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郢州刺
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

差戍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戶又攻拔梁齊興鎮等
九城獲戶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東魏遣
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磴前
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荅
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
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
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
朱異旣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異
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異亦嗟挹謂
寧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懷當爲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

幾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寧自梁歸闕進爵爲侯
增邑三百戶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
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
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故胡梨苟爲東
義州刺史寧僅得人州梨苟亦至寧迎擊破之斬其洛
安郡守馮善道州旣鄰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
咸來復業十二年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
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
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
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

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
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
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
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
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寧復大破之追
奔至宕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
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
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
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

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
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
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
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
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
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王送闕所得軍實
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
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竝思慕之魏廢
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
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

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
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
進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
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
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
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
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
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
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
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

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國王
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
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
人固守寧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
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
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周回五十餘里欲
塞寧路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
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
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
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

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
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
祖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克捷孝
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
陵鎮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寧有識畫諳兵權臨敵指擣
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
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
是有事者不復敢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
州謚曰烈子雄嗣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
有筭畧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

無虛發太祖歎異之尋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大馭中
大夫從柱國抱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
四雄弟祥以父勲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勲賜
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雲弟威亦
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侯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
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
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
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卽位屢

徵不起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騰少慷慨有大節解
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余朱榮入洛以騰
爲通直散騎侍郎帳內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
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閣尚安平王卽東萊王貴平女
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阿翁真
得好婿卽擢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
州遂沒於鄴東魏興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
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
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叙述

周書卷二十八 列傳 六十一
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肯本也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旣爲太祖所知願立功効不求內職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奏卿宜善思經畧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在國之日卿其勉之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

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隳軍實而長寇讐事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戶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

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世宗初陵眉戎江資叩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并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勅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畧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資州槃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

騰遂量山川形勢略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竝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竝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

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
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天和初信州蠻蠻據江峽
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
率軍討之騰乃先趣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
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
武功語在蠻傳涪陵郡守蘭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
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
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旣
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
畧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

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克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
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船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
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立刑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
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
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
江陵衛王直闡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閻李遷哲等率步
騎赴之竝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
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
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虜獲二
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

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
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戶建德二年
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
贈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諡曰定子玄
嗣玄字士鑿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歷成
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卽拜地官府都上士
大象末爲隋文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
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二年執刺
史田迅以州降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

何日能忘卽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
亭縣公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恒三州刺史
司空公諡曰哀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
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
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尔朱禮
遇猶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旣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
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
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
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
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

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
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者
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西
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
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
邑四百戶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
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一鹿俄亦突圍而
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
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相付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

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恒欲以將帥任
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進爵爲公時岷蜀初開民情尚梗巴西人譙淹
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
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
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
別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并其黨泉玉成侯造
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
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爲援敦設反間
離其黨與因上解急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

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戶拜典祀中大夫尋出爲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爲逆復令敦與開府潘詔討之擒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竝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

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旣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克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遂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敦軍數有步，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途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遂遣扞擊，竝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許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旣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

爲汝去瑱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詐說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壯突厥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以敦爲殿，別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戶。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旌賞，翻被除名，每懷怨怒。屬有臺使至，乃出恚言。晉公護怒，遂徵敦還，逼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益曰：烈子弼有文，武林畧大象，末位至。

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敦弟誼亦知名
官至柱國海陵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
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
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
宣歸鄉里太祖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
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
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畧從太祖拔弘農破沙
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
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

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
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
從騎畧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
家自匿景宣以父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
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
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
隨詐云迎軍同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
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
義軍東魏將王元凱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
授大行臺右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

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戶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竝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畧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鷓南之事初梁嶽陽王蕭譽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譽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譽破岸譽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廼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

其黨與進巧凡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竝
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廼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
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
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邑五百戶唐州
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
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
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
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
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涓水又
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

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
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
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
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
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竝以城降景宣以開府
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
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
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
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闕還次灞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
和初授荊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

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勅景宣統
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
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
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
器仗畧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
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
渭鄆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
如漳弟如玖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之去樂口南
荊州刺史郭賢據曾陽以拒東魏
賢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父雲涼州司馬賢性彊記學

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幽州刺史畢暉
補賢統軍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
有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
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
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振駭而歡不能
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鑿駕西遷六軍寡弱
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
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
幽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
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尋加伏波將軍從王

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
郡事賢質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
決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州刺史及侯景來附思政遣
賢先出三鵝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
戶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
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鵝路和乃遣其從
弟與和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簡士馬
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旣而潁川陷權景宣等竝
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
逼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

東魏又以土民韋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賢賢
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在廣州刺史後從尉遲迴伐蜀行
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寧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
勲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
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
千四百戶世宗初除師中大夫尋出爲勲州刺史鎮
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
爵樂昌縣公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
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陝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
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謚曰節賢衣服飲食雖以儉約

唐書卷二十八
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資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
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史
焉賀若敦志節慷慨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長江阻
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
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
以殉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曾糞土之
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勲莫紀嚴
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
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

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
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
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
陸騰志氣凜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藩麾席卷巴梁
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
乎

平

田力者其典其瑞其六國華三

其都志康其瑞其六國華三

其都志康其瑞其六國華三

其都志康其瑞其六國華三

其都志康其瑞其六國華三

卷二十八終



